

欽定春秋左傳讀本



卷二
十九

欽定春秋左傳讀本卷二十一

九

哀公

名蔣。定公之孫。蓋夫人定如所生。諡法。赫仁短折曰哀。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傳無

楚子陳侯隨

侯許男圍蔡

鼯鼠食郊牛改卜牛

傳無

夏

四月辛巳郊

傳無

秋齊侯衛侯伐晉

孫何忌帥師伐邾

傳無

冬仲

傳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

里而裁才代切

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

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乎

道九一年

武英殿刊刻

左傳讀本卷元

哀公

二

請遷于吳

時陳隨許從圍蔡隨以定四年免楚昭王復列于諸侯許男元公成也報柏舉謂定

四年入郢役蔡唐同伐楚唐已滅故圍蔡裁設板築為圍壘也里而裁謂築圍去城

一里壘厚一丈高倍之壘未成時令夫役屯守晝夜九日而壘成令尹子西本計九

日壘成果如之辨別也男女別係出降也疆于江汝之間杜預云楚使蔡遷于江北

汝南蔡權聽命故楚遷蔡後更就吳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

音椒一作

報檇李也遂

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

音稽平聲使大

夫種因吳犬聲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

貪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上聲疾莫如

盡。昔有過音澆澆。同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

相。去聲后緡方娠。音震又逃出自竇。歸于有仍。

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悉音澆澆能戒之。澆使椒

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

是妻去聲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

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

職。使女同艾。謀音牒澆。使季杼誘豷。音驛遂滅過

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

道元左傳讀本卷元 哀公 二

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

能親而務施。去聲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

壤。而世爲仇讎。於是平克而弗取。將又存之。

違天而長上聲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

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

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

而十年教訓。三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三月。

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

也。

定十四年。擣李之役。夫差報之。夫椒。今太湖中椒山。在漸江北。越在漸江南。時初戰。在吳界。中。古記不全。吳語云。越王起師。逆之江。韋昭云。逆之江。至于五湖。吳敗之。于夫椒。遂入越。是昭亦疑之。從而爲之說。越語云。時句踐之地。南至于句無。北至于禦兒。東至于鄞。西至于姑蔑。是越境。北至嘉興。西至太湖。太湖椒山。本吳越界。時江水折而南行。故曰浙江。非今浙江流迹也。吳既戰勝。太湖中。追入越。都會稽。越乃保于會稽山中。越語謂之棲于會稽之上也。伍員言去惡務盡。夏仲康失國。仲康子相。依同姓國。斟灌斟鄩。寒浞子過。澆戈豷。滅二斟。殺相。相妻后緡。有仍女。逃歸母家。遺腹生少康。毒澆而能備之。澆迹少康。至有仍。少康乃奔有虞。防澆害。居有虞。綸邑。有田九萬畝。衆五百人。因舊臣靡。女艾。及子季杼。殺浞。澆豷復有天下。員言吳強不如浞。

道先一年
武英殿刊刻

左傳讀本卷元

哀公

三

澆豷而越不止。田九萬。衆五百人。所居同壤。而世仇。不可忽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越語作亦無及已。是也。杜預云。食消也。已止也。言禍不可消。越生聚教訓者。越語云。今壯者無取老婦。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將生子。與乳醫。饋之餼。死者釋其征。達士潔居。美服飽食。摩厲之于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非身所種。不食。非夫人所織。不衣。十年不收于國。民居有三年之食。云十年不收于國者。國之父兄。所謂今越國亦節矣。言不橫斂也。

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

諸侯助范中行。此更助邯鄲涉賓。趙稷以爲朝歌。晉地。

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

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弃。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同刈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脩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脩舊怨也。

道光二十一年
武英殿刊刻

左傳讀本卷完

哀公

四

吳入楚。定四年事。從田者。不右。不左。各以所占之田。東西從立。其未占田者。從所居之黨。東西立。當公而進。中道。不右。不左也。以晉辭者。託言有事于晉。不能朝吳。其年晉有泉鮑會盟。陳得以爲辭。傳言國以民爲本。驟勝敗不足據。

齊侯衛侯會于乾音干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

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

乾侯。棘蒲。皆晉地。魯及鮮虞。不書于經。魯不告廟。鮮虞帥賤。不來告。孔圉。孔烝。鉅曾。

孫衛卿也。棘蒲今趙州地。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

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

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

食不二味。居不重平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

宮室不觀。去聲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

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孤寡。而共同其乏困。在

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去聲與

豫音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同。

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音之。所以敗

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

牆一作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去聲必

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

新。夫音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食不二味。孔穎達云。上下同之。不別自為

味。宮室不觀。杜預言。不為臺榭。擇不取費。

謂擇取堅緻。不尚浮蕒。在軍有熟食。當偏

分。而後自食。死知不曠者。民知上能收餉。

不致曠棄。子常易之。謂輕敵。次有臺榭陂

池。謂豫為行館。宿有妃嬪御。言女子從
行。嬪之位。如下嬪。公曰。子圍之辱。備嬪嬙焉。
其字。晉語。秦穆公曰。子圍之辱。備嬪嬙焉。

道光二年 左傳讀本卷五 哀公 五

韋昭云婦官其名僅見至漢掖庭又有之視民如讎言不受民

冬十月晉趙鞅伐朝歌

計范中行氏

經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

忌帥師伐邾取漵音郭東囿及沂西田癸巳叔

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音鉤繹夏

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滕子來朝音無傳晉趙

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聩于戚秋八月甲戌

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

道光二年 哀公 武英殿刊刻左傳讀本卷元

績冬十月葬衛靈公無傳十有一月蔡遷

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傳二年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

漵沂之田而受盟

音郭 絞邾邑漵水在沂水西受盟于句繹亦邾地繹山下季孫不與盟

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

同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郟不足以辱社稷

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祗辱

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郟為大音去子君

命也。郢，回。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犬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犬子繞音簡，八人衰音崔，經，僞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

子南，公子郢也。無子，言無犬子。三指者，孤卿特指，大夫以其等旅指，士旁三指，謂卿大夫士也。又曰：士指庶姓，時指異姓，天指同姓。郢言立犬子，當通謀之君夫人及三指之衆。郢異于他子者，言不似他子多求立也。君沒其手，謂蒯聵公沒時。郢在左右，不復聞此命。郢知蒯聵必爭，故勸立其子出公輒以靖國。時衛居于帝邱，在今開州。戚

道光十一年

左傳讀本卷元

哀公

七

爲衛邑，在開州北也。河舊北流，晉在河西，戚在河東。師渡河，在戚北而迷向。陽虎言但右旁河而行，必是南向，可至戚無疑惑矣。從之，至戚，使蒯聵喪服喪車，僞若衛告哀而歸奔喪者入戚居之。

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旒，與罕駟兵車先陳。」去聲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同我龜。謀協以故，非詢可也。簡子

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同百姓。欲

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

不道。弃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

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

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

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

桐棺三寸。不設屬。燭音辟。壁音素車樸馬。無入于

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

犬子爲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犬子懼。自投

于車下。子良授犬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

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

去聲死於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趙

羅。宋勇爲右。羅無勇。瘞。上聲之。吏詰之。御對曰。

店。詩占作而伏。衛犬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

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

晉午在難。去聲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

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

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

道光十一年
武英殿刊刻

左傳讀本卷完

哀公

八

敢愛鄭人擊簡子中去聲肩斃于車中獲其蠶

旗犬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温大夫趙羅犬

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

可矣傅僂一作叟曰雖克鄭猶有知去聲在憂未

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尤稅焉趙氏得

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去聲為其主也何罪

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

師取蠶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

鄭師姚般公孫林去聲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

道光一一年 武英殿刊刻 哀公 九

曰國無小既戰簡子曰吾伏弢音嘔血鼓

音不衰今日我上也犬子曰吾救主於車退

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鞞將絕吾

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鞞皆絕

鄭子姚罕達也子般駟宏也罕駟送齊粟

于朝歌而過戚者罕駟自齊受命行也時

衛亦助朝歌故齊粟道于衛而不知有晉

師陽虎以晉車少乃雜于罕駟送粟隊中

而旆之罕駟在後望之懼而必敗也龜焦

共不成樂丁晉大夫言先有謀乃刻龜灼

之今謀已定以納蒯賈舊兆詢問吉凶可

也

戰趙鞅誓師言經德義謂正君臣之義上

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者周書作雒解云

千里百縣。縣有四郡。縣萬井。郡二千五百井。士田十萬。滿百井。當一成。遂者。庶人工。高得仕進。免者。臣僕隸圉。免爲民。志父者。鞅所改名。有功。則君圖其賞。有罪。則絞殺。桐棺不墜。緘三寸。薄也。禮上大夫棺八寸。下大夫六寸。此示罰也。屬次大夫葬。再親身棺也。禮器云。諸侯葬三重。大夫葬再重。親身辟一重。次大夫屬一重。今不設。亦罰之。載桐棺車馬。無飾。不入墓兆。別瘞之。杜預云。爲衆設賞。自設罰。所以能克敵。右爲衛太子莊公蒯瞶。御爲郵無極。王良。鐵。邱名。在威南。婦人也。譏其怯。畢萬。晉卿。魏氏祖。死于牖下。言勇鬪之人。亦得壽考。別車。趙羅溫大夫也。趙氏之黨。從軍。麋之謂束之于車上。店作者。僞言有寒熱瘧也。鄭勝。聲公名。晉午。定公名。大命不敢請者。晉語。作死不敢請。意言生死有定。但祈無毀折。傷廢。趙鞅傷肩失旗而仆。范氏舊臣。公孫。

道光二十一年
武英殿刊刻

左傳讀本卷元

哀公

十一

左取旗以報鞅德。蒯瞶擊退鄭人。鄭獲趙羅。蒯瞶復敗鄭師。而取其送粟。趙鞅深以爲喜。謂范中行不足慮。其臣傅佻言。知氏尙在。憂方更大。不可深喜。鄭師敗而姚服及公孫林殿俱善射。陽虎之謀。子姚子般收師不敢迫。此戰皆陽虎之謀。子姚子般初未至。陳前也。旣戰。乃帥車各論其能。駘弓衣也。嘔血。國語作略血。孔晁本作喀血。賈逵韋昭云。面汚血。杜預云。吐也。救主于車。退敵于下。國語作九上九下。馬芻帶曰。鞅。說文云。鞅。引軸也。國語作鞅。蓋一頭係軸。一頭係驂馬頸。引之當馬芻。鞅繩將斷。御使馬引車行。而鞅不斷。試以空車加小橫木。而鞅果斷。知前此御者之能。三人皆能。而陽虎爲主謀。虎獨無言。知陽虎姦雄。非三人所及。鞅名志父者。服虔韋昭皆云。鞅叛。諸侯之策。書曰。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後得反國。故改名志父。以此推之。郵無。

恤字子良。良樂也。即無恤之意。國語作郵無正。其亦以簡子時名無恤。及趙襄子無恤時。乃改。無正歟。

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眾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蔡遷于州來。

蔡千前年請遷于吳。而中悔。故吳襲而遷之。蔡自殺。駟以謝吳。兼告於諸侯。州來。今壽州下蔡鎮。自新蔡縣地遷此。

經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夏四月甲午地震。無傳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道光二十一年 正英殿刊刻 左傳讀本卷元 哀公 十二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無傳宋樂

髡帥師伐曹。無傳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無傳冬十月癸

卯秦伯卒。無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

邾。無傳

傳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

衛知圍戚不義。推齊主師。中山鮮虞也。蓋齊衛求援。時中山助范中行。不與趙氏。公羊謂圍戚為霸討。輒可以王父命拒父命。其說非也。輒立非奉王父命。其事無可言也。

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

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

於宮曰庀音比女音同而不死子服景伯至命

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音同有常刑校人

乘音去馬中車脂轄音同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

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大

聲音去廟始外內以悛音旋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

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音去車

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

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

也富父音甫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藩音尺

切也於是乎去音上表之橐音切道還音同公宮

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經書桓宮僖宮災天火也傳言由司鐸火

司鐸或云宮名蓋在公宮之西火踰公宮

而東及廟也桓僖宜毀服虔云季氏出桓

公又為僖公所立故不毀其廟顧府者懼

失財周人司周書典籍者御書謂進御之

書庀女而不死者庀具治也言當具治書

籍不在謂離其所宰人犬宰屬官乘馬謂

以四列之脂轄者謂膏車以待濟濡帷幕

者如濡馬褐之義鬱攸火氣從之者以濕

帷幕從之也公屋則蒙葺之自大廟以悛

道光一年

左傳讀本卷元

哀公

三

次及外內也。象魏者，魏闕也。縣治象敘象，故曰象魏。闕總名象魏，書亦因名象魏也。表，火道也。表之臺，謂當火道臺，言素無備而求事辦，如以手拾瀋汁，必不可得。故去表之臺，以豫斷火勢。孔子知爲，桓僖者，以親盡當毀度其理勢。

劉氏范氏世爲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

范氏趙鞅以爲討。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弘。

劉文公，劉卷也。于定四年卒。萇弘，故劉氏屬。今得政，故周與范氏。晉趙鞅討周而殺之。傳言周室衰微，杜預云：終違天之禍，非也。淮南記論訓云：萇弘執數，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歷之數，無所不通。車裂而死。史記封禪書云：萇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萇弘乃明鬼神事，設射狸首，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怪。

道元一年

左傳讀本卷九

哀公

三

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萇弘。皇覽云：冢在洛陽東北山上也。蓋晉以城成周之役，忌弘以忠見害，後人談方怪者，託弘名爲高君子貴焉。

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

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

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

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

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

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音恭劉視之，則

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

季孫桓子斯也。正常，季氏家臣。南孺子者，曲禮云：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則孺子，桓子正妻南氏也。康子名肥，桓子之庶子。桓子意蓋不立肥，故欲埃及正妻生子立之。肥已在朝，則自立矣。初生子載以如朝，無不死者。共劉魯大夫，謂之謂求殺兒者，召正常，服虔云：召問兒死意是也。蓋正常不能無罪，求殺兒者不得。當問。

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荀寅伐其

郭，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癸丑，奔邯

鄆。十一月，趙鞅殺士皐夷，惡去聲范氏也。

荀寅，范吉射。皆在圍中。圍師偏重在南。荀寅伐其北面之師于北郭，迎其徒于北門。

道光一年 宣公 左傳讀本卷五

外。乃出北奔邯鄲。時范吉射猶在朝歌。故明年秋，齊衛別救范氏也。范皐夷本欲為亂于范氏，故助趙氏。今趙鞅忿范氏，乃殺皐夷，言其遷怒。

經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音蔡侯申，蔡公

孫辰出奔吳，葬秦惠公。無傳宋人執小邾

子。無傳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一作生公孫霍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城西郭。無傳

六月辛丑，亳社災。無傳秋八月甲寅，滕子結

卒。無傳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無傳葬滕頃

公。無傳

傳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句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

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錯音惜後至。曰。如牆

而進。多而殺二人。錯執弓而先。翩射之。中音替

肘。錯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一作生

公孫盱。音呼

蔡昭侯。蔡侯申也。宣十七年。蔡文侯申卒。此昭侯又名申。俱見于經。不應元孫與先

祖同名。不審何者。文誤也。二年。殺公子駒。事。公族以為懲。諸大夫亦恐。數遷。俱為懲

懼。公孫翩蓋駟黨于路。邀射公。公大民家而卒。故曰盜殺。杜預云。翩。賤大夫。故不言

道光二年
武英殿刊刻

左傳讀本卷元

哀公

五

弑其君。翩以兩矢自守其門。止追者。蔡大夫文之。錯言。衆人如牆而進。彼二矢不過

殺二人。錯討賊。有智言之。遂身先進。肘中矢而仍殺翩也。辰。姓盱。蓋與翩謀者。姓盱

後覺。故夏始殺之。盱。即霍也。

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販。匹。切。效

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

外。於繒。音曾關。曰。吳將沂。音素江入郢。將奔命焉。

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單。音善浮餘圍蠻氏。蠻

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

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音徒和。右師軍于倉野。

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去

惡去。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去

於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

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

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為去

之。蠻子聽。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

子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

俘以歸。

夷虎蓋在楚南。梁霍戎蠻子在楚北。取壽餘諸梁。致蔡及方城外。于負函及緇闕。

道光二年 哀公 去

蔡謂故蔡國人。方城外。南陽葉裕人也。詐言吳沂江入郢。將南奔命。而實西襲梁

霍。一夕師至。一昔一夕也。陰地。晉河南山北地。自嵩縣以西。蓋戎蠻潰散于此。楚司

馬取。起今浙川豐析之卒。及狄戎。至晉陰地。西之上。雒分一軍于今商州東之苑和

山。一軍于今商州西南之倉野聚。索戎蠻子于晉。陰地。命大夫。陰地諸邑之監尹也。

少習山。在今商州東。即武關。通以聽命。欲與晉戰。晉致戎。偽為蠻子授田築城。且為

卜地。因其來聽。執以與楚。三戶。今浙川西南地。楚司馬取。又偽為戎蠻立宗。誘其

遺民。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

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庚午。圍

五鹿。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平

聲

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十二月，弦施逆之。遂

墮臨。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鄆。呼告切逆時。音上

曲逆陰人孟壺口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

齊衛救朝歌而圍五鹿。五鹿一在元城。一在開州。而晉克邯鄲。荀寅奔今正定之中

山。趙稷奔今臨城。弦施迎趙稷于軍。乃墮臨。齊國夏又取晉八邑。邢、邢臺地。任、任縣

地。欒、欒城地。鄆、柏鄉地。逆時完縣地。陰人地。關、孟、孟縣地。壺口、長治地。五邑今直隸

陰人。孟、壺口。今山西也。柏人。今唐山地。

經五年春，城毗。音媿夏，齊侯伐宋。無傳晉

趙鞅帥師伐衛。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道光十一年 武英殿刊刻左傳讀本卷三元 哀公 七

冬，叔還旋如齊。閏月，葬齊景公。無傳

傳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

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柏

人。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

好去聲不廢過，惡去聲不去上聲善。義之經也。臣敢

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

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

於柏人。

柏人。本范氏邑。吉射使張柳朔為宰，猶為范氏守之。王生授我，言其舉異于常，當以

正報知已。不可使王生有不知人之目。僭不信也。時趙氏私怨范氏。假晉君為名。張柳朔死。范氏不為失正。荀寅先至柏人。范吉射亦奔柏人。不能禦趙氏。乃俱奔齊。

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定九年。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則中牟晉地。此圍中牟。蓋時為衛所得。其後趙家臣佛肸以中牟叛。則又屬晉。定哀時。傳事瑣而不詳。可推知之。

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奴之子荼。舒音

嬖諸大夫恐其為犬。泰音子也。言於公曰。君之

齒長土矣。未有犬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

諫於憂虞。則有疾疢。救觀切亦姑謀樂。何憂於

道光元年 正英殿刊刻 左傳讀本卷完 哀公 六

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

於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

子黔。音奔衛。公子鉏。同公子陽生。來奔。萊人

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音埋。三軍之事乎不

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燕姬。齊景公夫人。生犬子。未及冠。諸子謂荼。嘉。駒。黔。鉏。陽生也。荼以母鬻奴嬖。諸大

夫蓋請擇立之。公言大夫無故間雜憂虞。思思豫防。恐致疾疢。且謀樂何必多憂。立

犬子事也。及公疾。乃屬荼于國。夏。高張。二上卿。而寘諸子。嘉等。于萊。萊。齊東鄙邑也。

公卒。而羣公子出奔。是年閏十一月。景公葬。始有諡。萊人之歌。作于葬後。師。眾也。黨。

所也。之。往也。以衆公子葬前一月出奔。言何所之乎。哀其失所。傳言景公貽謀不臧。人心失望。國高又失政。陳氏劫鮑氏爲亂。迫逐國高。齊遂爲陳氏。

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

於其庭。鄭人惡之。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

于位。民之攸暨。許器切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

上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

駟秦駟獸子然之族。子思。杜預云。國參也。七年傳有桓子思。二十七年傳有子思。

引詩嘉樂。言守位不懈。民恃以息。乃能久。詩商頌殷武。言不僭差。不濫溢。不敢怠惰。

皇暇。乃有福。秦不守位。僭濫以致禍。

道光二年左傳讀本卷五

經六年春城邾瑕無傳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吳伐陳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叔還

會吳于柤莊加切 無傳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冬仲

孫何忌帥師伐邾無傳宋向巢帥師伐曹無傳

傳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四年鮮虞納荀寅于柏人。范氏亦入柏人。五年范中行同奔齊。

吳伐陳復脩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

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音甫

楚陳盟見昭十三年平王即位封陳也城父今亳州地

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駢乘去聲焉所從

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弃子之命皆曰

高國得君必偏我上聲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

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

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

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

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去聲貴寵之由盍

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

去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

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

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

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圍弦施來奔

陳乞僖子也國夏高張受景公命立荼得

政乞忌之駢乘謂朝車相從所從者言見

高國皆如此偃蹇者彎屈之狀言諸大夫

皆不得志因不循禮法故偃蹇又為驕傲

狀乞造言大夫偃蹇謂由高國偃已欲害

高國因嫉高國發難不可需懦遲待及在

朝則又謂高國僞就諸大夫以圖之見諸

大夫則言高國將發難不如先伐之陳氏

險詐交構即構樂高故智先以甲入公宮

得君也昭子高張惠子國夏將如公公徒

道光二十一年
武英殿刊刻

左傳讀本卷五

哀公

三

逆戰于莊。而國高敗。遂出。
晏圍。晏嬰子。弦施。齊大夫。

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閻退。曰。君王舍同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

道先一年

左傳讀本卷完

哀公

三

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音禘。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大上聲。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禘。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雖一作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

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已率常可矣。

時吳師盛。楚上。不吉。言必敗。楚先敗于柏舉。今戰退。皆不吉。是再敗也。死離者。言退亦敗。則不如戰而敗。申。子西。結。子期。啓。子闔。皆昭王兄。大寔。今項城地。陳邑。吳師所在也。潛師閉塗者。斂兵固壘。迎。王子章。至立之。定位而後還師。章。惠王。越女。惠王母。十六年。傳昭夫人也。雲如衆赤鳥。疾日。以飛。三日不散。蓋惟楚地見之。周犬史者。服虔云。諸侯史。主周所賜典籍者。曰周犬史。以雲氣守日。日爲君祭禳之。以移于下。

道
光
一
年

武英殿刊刻

哀公

三

王言有罪。天。之。不。能。移。蓋。順。以。待。命。先。時。王。有。疾。卜。之。河。祟。見。王。以。楚。名。川。江。漢。及。襄。陽。睢。水。漳。水。睢。一。名。沮。漳。爲。南。漳。四。水。在。楚。地。河。遠。不。相。干。亦。不。肯。祭。孔。子。言。昭。王。知。大。道。言。不。妄。求。神。鬼。必。能。慎。于。人。事。宜。不。失。國。者。言。其。世。更。大。難。而。能。中。興。兩。引。書。俱。與。今。所。傳。孔。安。國。書。異。一。言。唐。治。平。陽。虞。治。蒲。坂。夏。傅。孔。安。國。皆。在。冀。方。以。帥。天。常。而。有。天。下。至。夏。末。失。行。亂。紀。綱。而。亡。美。昭。王。知。道。帥。天。常。也。一。言。允。信。出。于。已。則。福。亦。在。已。美。昭。王。知。道。由。已。也。

八月齊邴意茲來奔

大。夫。不。書。于。經。史。記。云。邴。意。茲。陳。乞。敗。二。相。乃。使。人。之。魯。迎。陽。生。言。意。茲。與。陳。氏。同。謀。逐。國。高。而。迎。陽。生。也。賈。逵。云。陳。乞。遣。意。茲。來。召。陽。生。是。僞。爲。出。奔。逵。又。云。日。月。錯。

誤。其說未聞。以經入弒。在七月下。傳在八月後及冬。故言誤。杜預云。立陽生弒荼。俱在冬。經書秋者。記始事。杜說是也。言意。茲為高國黨。則意度之辭。史記治古文左傳。賈逵傳左氏學。郤意。茲是陳乞黨也。

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

疴。于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去聲故又

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闕。音止

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

處。戒之。遂行。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僖子使

子士之母養。去聲。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

道光二年 哀公 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切。車鮑黜。

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

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同汝忘君之為孺子

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

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

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

子是從。廢輿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

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

媼。殺王甲。拘江說。音悅囚王豹于句。音鉤竇之丘。

道光二年 哀公 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切。車鮑黜。

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

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同汝忘君之為孺子

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

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

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

子是從。廢輿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

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

媼。殺王甲。拘江說。音悅囚王豹于句。音鉤竇之丘。

媼。殺王甲。拘江說。音悅囚王豹于句。音鉤竇之丘。

公使朱毛告于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去聲

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詩照切君不可以

訪。是以求長。上聲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

扶音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

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

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殛。音冒淳

陽生入齊。乃秋事。經統于秋。非統于七月也。陽生在魯事季氏。康子妻之以妹。故託

道光二十一年 武英殿刊刻 左傳讀本卷元

哀公

三

言貽季氏馬。與且于試之。因告之于郊外。且于。公子鉏也。居魯南郭。闕止。子我也。壬

陽生子簡公。子我欲從陽生歸。陽生以齊事不可知。使子我反魯。與壬處。時鉏與壬

俱留魯。而陽生獨歸。夜至者。懼衆知。衆知之亦不言。言陳氏得衆。子士。僖子之子。其

母妾也。陽生居陳氏。與饋食者同入公宮。陳氏乃會大夫于公。而立之。公羊言立於

陳氏。非國史也。差車。主車之官。鮑牧醉而

其臣黜詰陳氏。陳氏因鮑牧醉而誣之。牧醉言。昔景公愛孺子。戲自銜繩為牛。使孺

子牽之。孺子頓地。而公折齒。其愛若此。不能背之。醉忘利害。而真情見。陽生懼衆人

感動。因言廢興之時。無以亂。許不殺孺子。實畏時衆。感動殺已也。鮑牧因言陽生亦

君之子。乃受盟。胡姬者。亦景公妾。使撫孺子。孺子居于。賴去鬻。奴者。史記鄒誕生本。作逐。孺子之母。芮。服虔云。淳于女。蓋歸母家。

王甲江說王豹皆安孺子臣朱毛悼公陽
生黨也毛意去孺子以絕後患使陽生背
廢興無以亂之言陽生使毛告陳子陳子
言容羣臣蓋忿其儲兩君以生難之言毛
以弑荼為小事乃自任之從賴遷駘賴今
章邱地駘今臨朐地道殺之毛惡逆迫不
及待及冒淳齊地名故吳王百牢不衣何
及國地及逢伯陵子也

經七年春宋皇瑗

去聲

帥師侵鄭

晉魏曼多

帥師侵衛

夏公會吳于郕

秋公伐邾八月已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傳七年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

道先一年

武英殿刊刻

左傳讀本卷五

哀公

三

鄭叛謂定八年圍蟲牢不服自
此遂叛晉時諸侯惟宋事晉

晉師侵衛衛不服也

自五年圍中牟
以來衛亦惡晉

夏公會吳于郕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

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

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

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弃禮以大國懼敝邑

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

數矣若亦弃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

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今弃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弃天而背本。不與。必弃疾於我。乃與之。犬去聲宰。詔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犬宰去聲曰。國君道長。上聲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弃其國。犬去聲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上聲髮文身。羸音傑以爲飾。豈禮也哉。

道光二年
武英殿刊刻

左傳讀本卷元

哀公

美

有由然也。反自郕。以吳爲無能爲也。

時吳由宋至郕。郕今嶧縣東地。公往會之。宋饋吳百牢。吳因以黃魯上物。不過十二者。以十二爲天數。周禮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二牢。昭二十一年饋士鞅七牢。又加四牢。爲十一牢。無據之禮。聞于諸侯。爲吳口實。棄天背本者。景伯忿辭。弃疾謂遺毒。詔召季康子。言國君奔走。在道路受歲。而正卿燕息于家。子禮不合。子貢言事本非禮。但以畏大國害之。故不出。吳先犬伯。元端衣。委貌冠。治周禮。仲雍嗣之。乃斷其髮。文刻其身。弃禮以避蛟龍之害。意主避害。不復言禮。子貢亦忿辭。

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

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音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音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一作檠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

道光二十一年

武英殿刊刻

左傳讀本卷五

哀公

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虜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邾茅夷鴻以束帛乘去聲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同憑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同僻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郟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

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

季康子伐邾者。二年二月。季氏不與盟。景伯不欲伐。孟孫謂諸大夫。景伯言善。豈可違之。諸大夫言古國多。今國少。不必字小。若危則必言。今伐邾不危。不必從。景伯也。禹時萬國者。古言舉大數。書州十有二師。鄭說云。師領百國。州千二百國。八州九千六百國。畿內四百國。唐虞地方萬里。為方千里者百。故萬國。王制地方三千里。為方千里者九。故千七百七十三國也。孟孫以諸大夫阿季氏。忿言大不必字小。今魯德與邾同。但以衆加之。亦為不可。在會者。佞直不同。不樂而出也。范門。邾郭門。鐘聲。言擊鐘如常時。擊柝者。手持兩木以相敲。作聲以警夜。言邊界相接。吳則遠矣。邾子益

道先

武英殿刊刻

左傳讀本卷完

哀公

天

不禦寇。亦不乞救。是為無道。茅成。子夷鴻以其私邑。叛而自立。卒以復邾。是賢臣也。魯入邾。廋其公宮。晝夜掠。亡國社。負瑕。邾邾山也。即禹貢嶧山。亳社。亡國社。負瑕。魯地。今滋陽縣西。其地故有魯。擄得邾繹。魯今復囚邾子于此。乘韋。四牛皮也。時邾地屬魯。獨茅不服。茅今金鄉西北地。魯以吳執事遠。侮。因背之。成求不違。言所欲求者得成。而無人違逆之。魯賦邾賦。謂賦于吳之數。以此差賦貢也。

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

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

好去聲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

且言田弋之說悅同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

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

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

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指丘大

城鍾邗

桓子思駟弘也或曰子產子國參社宮社壇宮牆衆君子服虔云諸國君也夢時公

孫彊未生鬼神能知後事是有大數聖人難言天道史記其事以後備參考白鴈蓋指

道光元年左傳讀本卷完

哀公

完

爲祥瑞五邑宋所築黍邱今夏邑地指邗也大城也鍾也邗也蓋沿曹郊守之

經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吳伐我夏齊人取謹音善及闡尺善切歸邾

子益于邾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

伯過卒無傳齊人歸謹及闡

傳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去聲曹

人詬音詢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

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

褚師子肥宋大夫宋築五城守困曹茲諱滅託言以不忍曹詬入之故經書入

吳爲

去聲

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

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

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

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

則隱。且夫

音扶

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去聲廢鄉。今

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

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王問於子洩。對

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

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

道光十一年
武英殿刊刻

左傳讀本卷五

哀公

三

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三月

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

有因於吳。竟

同境

田焉。拘郈人之漚

鳥豆切

管者

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同之以

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

好

去聲

焉。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

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

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

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

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于庚宗，遂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音豫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弃國也。」吳輕去聲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

道光二十一年
武英殿刊刻

左傳讀本卷五

哀公

三

造去聲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

吳以邾茅成子之請來伐魯。叔孫輒字子張，公山不狃字子洩，定十二年同奔齊。今俱在吳。所託也。則隱言曾因託之地，皆為之隱惡。君子不忘人施之道，不以所惡廢鄉者，不以私怨惡廢鄉黨舊誼。有與麇謂魯人為死戰，四讎謂魯及晉齊楚子洩，幸者子張辭也。故道險者，故由險道難行，使魯得成備。武城今費縣西南九十里，東陽今贛縣東北七十里，五梧今贛縣西，蠶室今滕縣東北，夷地闕。庚宗今泗水縣東，泗上，洙泗交處。魯城東北十七里也。其道由西南而東北，又折而西，迂曲也。稷門，魯城南門，萊門，東北郭門也。子洩與吳師至武城，武城先時有人僑田吳地，同僑田者，鄆

人。漚苦茅于水為菅。而水滋黑。武城人狂。怒拘辱之。及茲。鄆人道攻武城。克之。魯國以武城既克。武城人澹臺子羽之父。初善也。公賓庚。公甲叔子。析朱鉏。三人同車。夷戰為吳所獲。吳王見之。謂三人皆能。則魯人多名。能及至。泗上。魯徵虎于所屬。七百人。簡三百人。夜攻吳王。魯人以三百人中多國士。惜之。不使往。吳聞之。乃數遷舍。行成也。有若孔子弟子也。楚圍宋。事在宣十五年。負載者。杜預云。負載書是也。載書名。載者。司盟掌盟載之事。是載書得名。載。釋子服何于吳。留為質。亦請吳真。王子為質。吳人不肯。乃兩止。

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

而逆之。季鮒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

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謹音歡及闡。

道先一年武英殿刊刻

左傳讀卷五 哀公 三

悼公來在五年。季鮒侯。康子叔父。今寧陽西地為謹。東北為闡。

或譖胡姬於齊侯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

侯殺胡姬。

胡姬。六年使以安孺子如賴者。

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

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楛

在薦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大去聲子革以為政。

齊吳俱未得志。復謀伐魯。魯懼。乃歸邾子以謝吳。後又歸季姬謝齊也。犬宰子餘。語字也。稱者。說文云。以柴木壅也。革。隱公子桓公。

秋。及齊平。九月。臧賔如。如齊涖盟。齊閻丘明來涖盟。且逆季姬以歸。嬖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汝有馬千乘乎。公子愬之。公謂鮑子。或譖子。子姑居於潞以察之。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麋鬻之以入。遂殺之。

道光二十一年
武英殿刊刻

左傳讀本卷五

哀公

三

賔如。臧會子。明閻丘嬰子。季姬康子妹也。有馬千乘。謂得國。潞。齊邑。麋。束縛也。

冬。十二月。齊人歸讜及闡。季姬嬖故也。

經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無傳宋皇瑗帥

師取鄭師于雍丘。去聲夏。楚人伐陳。秋。宋

公伐鄭。冬。十月。乘。平。公。千。賦。之。公。歸。也。

傳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

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

命於君。

魯及齊平。故齊辭吳師。革。改也。言二命。不知所從。當進自受命。明年伐齊。

鄭武子賸

以證切

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

外取許之故圍宋雍去聲丘宋皇瑗圍鄭師每

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甲

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邾音夾

張與鄭羅歸

武子賸即子姚罕達也子姚罕達亦曰武子賸如子般駟弘亦曰桓子思也遷舍者

漸近圍迫壘成而鄭困蓋許瑕亦死雍邱今杞縣地

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

六年楚救陳不終陳即吳

道光二十一年

武英殿刊刻

左傳讀本卷五

哀公

書

宋公伐鄭

鄭卿為嬖人外取邑無故侵宋故伐之

秋吳城邗音寒溝通江淮

邗城在今揚州蜀岡時為江北岸淮在邗之北中多水道不相通當由江入海由海

入淮吳既城邗乃溝通江淮二水起于江東北至今淮城東南七十里之射陂又西

北至今淮城北五里曰末口合于淮通糧道也吳語云余沿江沂淮闕溝深水出于

商魯之間以徹于兄弟之國吳越春秋云吳將伐齊自廣陵闕江通淮蓋為明年伐

齊計今其道南自瓜儀北至清江浦則隋開皇大業宋天禧政和明永樂時修改成

之

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遁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爲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



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

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社祿也。若帝乙

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

道光二年
武英殿刊刻

左傳讀本卷元

哀公

重

七年宋爲晉侵鄭。今宋伐鄭。晉將救鄭而
伐宋。晉衰則多悖妄也。服虔云。卜法橫者
爲土。立者爲木。邪向經者爲金。邪背經者
爲火。因北而細曲者爲水。水通火者。細曲
南行。背經邪去也。趙墨龜三史占之。龜言
此陽火爲水。所沈用兵。宜姜不宜宋。墨言
趙贏姓。盈也。盈爲水。宋子姓。子位爲水。今
兆水勝。贏子兩姓。一得名。一得位。相敵不
可勝。姜姓則炎。帝之後。火爲水所制。故可
伐姜。史趙則言水兆大盛。如川滿。人不能
游之。宋得吉。且鄭有罪。救鄭則不吉。以不
可伐宋也。其利伐姜與否。則不知之。陽虎
筮得泰之九五。其辭曰。帝乙歸妹。以社元
吉。宋祖微子。帝乙元子也。歸妹。以社元
鄭姬。婚姻甥舅之國。自相戰。
宋得社祿。伐之必不吉也。

冬。吳子使來傲帥伐齊。

以齊乞師又辭之。吳反與魯謀齊。

經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公會吳伐

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夏宋人伐鄭

無。晉趙鞅帥師侵齊。五月公至自伐齊

無。葬齊悼公。無。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無。薛伯夷卒。無。秋葬薛惠公。無。冬楚

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傳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

道光二十一年 武英殿刊刻 左傳讀本卷五

哀公 時隱公益子桓公革。已為吳所立。益復奔魯。無是非羞惡之心。所謂無道。

公會吳子。邾子。郟子。伐齊南鄙。師于郟。齊人

弑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

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邾子革也。鄭齊南鄙。齊人弑君。以疾赴。吳子哭于軍門之外三日。諸侯相臨禮也。吳子謀再舉。故還。得不伐喪之禮。徐承。吳大夫。海中舟師。為齊所敗。

夏。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

於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於是乎

取犂及輶。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取犂及輶。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十於此起兵者。謂由前年救鄭之上。言利伐姜。乃起兵也。襲吉。謂重吉。犁。今臨邑西。棘。今禹城西北。高唐。今禹城北。賴。今章邱西北也。

秋。吳子使來復傲師。

以齊喪。伐齊事未畢。復傲明年伐齊。

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子期。公子結也。伐陳。終九年夏之役。陳延頸待救。吳興發勞動。至陳地。遇敵而退。乃云。務德安民。近于悖矣。延州來季子。杜預云。札也。吳王壽夢少子。壽夢以襄十二年

道先一年 武英殿刊刻 左傳讀本卷元

哀公

三

卒。至今七十七年。時札能讓國。年當十五六。至今蓋九十餘。孫毓云。季子食邑千州。來世稱延州來季子。猶趙氏世稱趙孟。知氏世稱知伯。此札之子若孫也。孔穎達云。務德安民。是大賢之退。當是季札。其說不然。季札自可長壽。此退却非大賢。自吳至陳。千餘里。民不安也。親見屬國之危。方能救而奔之。是之謂不德。

經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夏陳棘

頗出奔鄭。

平聲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

書帥師及吳戰于艾。

去聲

陵齊師敗績獲齊國

書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無傳

冬十有

一月葬滕隱公。

無傳

衛世叔齊出奔宋。

傳十一年春齊爲去

去聲

郟故國書高無平帥師

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

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

竟同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

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

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

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

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

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

道光二年
武英殿刊刻

左傳讀本卷五

哀公

五

季孫使從去

去聲

於朝侯於黨音

掌

氏之溝武叔呼

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

強上

聲

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同

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

去

聲

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邠洩爲右冉求

帥左師管周父音

甫

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

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

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雲門

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

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音灌。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去聲。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音烏。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音牒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

道光二年
武英殿刊刻

左傳讀本卷完

哀公

三

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去聲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爲與其嬖僮汪錡音錡乘去聲。皆死。皆殞。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音商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鄭役在前年。清濟水上地。在今長清縣。齊魯界。雩門。魯城南右門。魯師于此出也。郊。

戰地。檀弓作。稷曲。郊地。齊魯師徒中有溝。泗。魯北。魯西水也。蓋魯師出南右門。而

戰于北郊。魯初聞警。欲季氏居守。二氏從公逆之。竟不能。則二氏至。竟不出門也。不能則

季氏獨戰于國門。蓋季氏不出門也。以不屬季氏者爲非魯人。冉有偏爲季氏之辭。

道光一年
武英殿刊刻

左傳讀本卷完

哀公

卑

冉有從季氏。俟于魯朝。黨氏溝。激孟孫。叔孫。莒。乘。起師。季為左師。孟為右師。叔孫氏自為一軍。季氏則冉有為帥。季孫亦不出。有子即冉有。時蓋以武城宰兼家。左師不踰溝。其右樊遲。言魯人不信冉有。故申約。與衆三刻其期而踰之。左師遂勝。而右師敗。奔而南。踰泗。陳瓘。陳莊。亦追之。涉泗也。公叔務人者。昭公子公為也。見魯衰弱。泣言事役充煩。政賦繁重。上無謀。下無勇。自期以死戰。林不狃者。不肯奔避。亦不止戰。徐步而死。傳言其人奇怪。左師獲齊甲首。齊人不整。謀探者言其遁。季氏亦不敢追也。右師敗。孟武伯自言不如御者而賢于右。御銳敏欲前進。而右乃言速驅奔逃。武伯尚能自默。以此自表。是其無恥。公蓋感憤死戰。嬖僮汪錡。檀弓作鄰童汪錡。蓋鄰里年未及歲者。殤者。年十九以下未成人之喪。禮略能執干戈衛社稷。當視成人。

故聖人許之。冉有帥師。樊遲為右。用牙右職。樊遲弱。冉有以其能用命。就用之。帥代者。宜也。聖人特為證其宜。

夏陳轅頗平出奔鄭。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已大器。國人逐之。故出。

道渴。其族轅咺。况阮。進稻醴。梁粿。昌紹。股脯。切。

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

諫。對曰。懼先行。

封田。封內之田。特為一事起賦也。大器。其家具貴重者。醴。猶體也。釀酒成而汁滓相將。今之甜濁稻米酒也。梁。赤為釀。白為芭粟類。粿。糯也。熬。穀搗之。釋名云。飯而磨之。

使齧碎。蓋爲糗餌。又可以裹爲行糧。服脯。捶肉加薑桂。亦可爲行饌。給者喜其速辦。啗言早備。恐以諫見逐。先行隱忍。而爲此物。以待奔逃之用。頗素自恃。拒諫。啗不敢言。

爲去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

至于贏。中軍從王。胥門巢將。去聲上軍。王子

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

無平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

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間丘明相厲也。桑

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

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舍。去聲玉

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東郭書曰。

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使問弦多以琴。曰。吾不

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

金矣。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

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間

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去聲甲首三千。

以獻于公。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

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劔。鉞曰。奉爾君事。敬無

道先一年
武英殿刊刻

左傳讀本卷元

哀公

望

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大去聲史固歸國子之元。寘之新篋。裂音爵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

郊戰。即清役也。博。今泰安縣地。嬴。今萊蕪縣北。艾陵。今泰安縣南也。陳僖子。陳乞也。

陳書。子占也。宗樓。字子陽。相厲者。相勉以死。歌。虞殯者。送葬歌曲。含玉。死者口中玉。

人。尋約者。言人係八尺繩。以吳人髮短得。其首則貫之。東郭書言三戰者。定九年夷。

儀。五氏。及此艾陵也。問弦多以琴者。賂友人物。告以必死。不聞金者。不退師。齊惟公。

孫揮欲勝吳。他皆矢死者。敗氣先見。淮南。繆稱訓云。艾陵之戰。夫差曰。夷聲陽。句吳。

道先一年
武英殿刊刻
左傳讀本卷九
哀公
望

其庶乎。吳亦先占必勝。吳四軍。惟上軍敗。齊三軍。上軍中軍大敗。魯叔孫州仇從吳。

師。故經書齊吳戰。不書魯師。固歸國書之。首。製薦以元纁。不衷。謂齊不善。使下國。謂。

使下國得勝。吳語言行人奚斯釋言于。齊。天若不知有罪。則何以使下國勝。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眾以朝焉。王及列士皆

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

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

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

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

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

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同恭則劓殄無

遺育。無俾易音種上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

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去聲於

齊。屬音燭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反役。王聞之。

使賜之屬。鏹平聲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櫛。櫛可

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

道也。

參吳者。杜預云。若人養犧牲。非愛之。將殺之。吳語云。使淫樂于諸夏之國。以自傷。甲

兵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燼石田。謂不可耕。吳越壤地同。必相兼

道光二年 武英殿刊刻 左傳讀本卷五 哀公 聖

并。吳語言齊不能涉江。淮與我爭地。必越實有吳土也。引書言顛越。偃蹇不從。命者

劓。割殄絕之。無遺育。無使轉易。以生種類于新邑。喻越將害吳。當先滅之。使于齊。反

役者。史記云。吳王使于齊。還報。杜預疑用兵。不應有使。以用于齊。為胥私使人。

反。役為艾陵役。不悟。上有犬史固之使。此兵交使。在其間之證。屬鏹。劍名。櫛。爾雅云。

苦荼。樹小似梔子。故三年可成。說文云。楸也。乃大木。史記作梓。梓亦楸也。則說文與

史記合。可材者。史記云。可為器。後八年。越滅吳。此言三年。吳當弱。謂盈則毀。子胥老

成之見。莊子胥篋云。萋弘。胥子胥靡。蓋其尸靡爛。吳語言盛尸。以鴟夷投之。江。鴟夷。

革囊。江。今胥門外胥江也。

秋季孫命脩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

矣。

善其知備

冬衛犬去聲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

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去聲妻之。

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而為之一

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

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

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姑。疾臣向魍。納美

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魍不與。由是得罪。

道光一年 武英殿刊刻

左傳讀本卷五

哀公

四

及桓氏出。城鉏人攻犬叔疾。衛莊公復之。使

麋巢死焉。殯於鄭。葬於少禘。初。晉悼公子憇

魚觀切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犬叔懿子止而

飲去聲之酒。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即位。故夏戊

為大夫。悼子亡。衛人翦夏戊。孔文子之將攻

犬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

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

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圍豈敢

度音鐸其私。訪衛國之難去聲也。將止。魯人以幣

召之乃歸

無風子俱繩以田賦陳又召且

大叔疾。經世叔齊也。世之言為犬。齊疾之

言為敏。此氏族名字之意。姬姓也。宋子朝

子姓。孔文子名圉。姬姓。晉悼公子懋在衛

衛大叔懿子申娶懋女。生悼子齊。及僖子

遺。申別以女妻懋。生夏戊。戊生期。及衛出

公夫人。故二十五年傳云。期為疾。從孫甥

不。二氏婚。姻怪異。孔姑妻兄及弟皆奇異。傳

言衛無禮也。犂。外州。巢。鄆。少。稀。皆衛地。城

鉅。宋地。翦。夏。戊。謂滅之。分散其人。賜他氏

見二十五年傳。杜預云。削爵邑非也。胡篋

者。禮器。周盛黍稷之器曰篋。明堂位言殷

曰胡。鄭康成賈逵服虔言夏曰胡也。孔子

言甲兵之事未聞。孔穎達云。軍旅甲兵。治

國之具。此以非禮國內用兵。衛靈公空問

軍陳。故聖人不答。非輕甲兵也。鳥擇木木

不擇鳥。言鳥棲顧好樹。樹搖動不顧鳥。喻

道先一年。左傳讀本卷五。哀公。聖。

武英殿刊刻。人當擇所主。所主作亂。強責客從之。悔不

當在衛也。圍託言疾不良。乃衛公難。然亦

因孔子之言遂止。魯人幣召孔子。史記云

季康子逐公。葉公賓公。林。召之。於是自衛

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仲尼曰。丘

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

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

子之行也。度音於禮。施去聲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入聲無厭。平聲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

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田賦者賈逵云田謂一井賦謂出戎馬一匹牛十二頭國語言歲收者田一井出糶禾秉芻岳米其數不過此其車賦則以一邱十六井出之故此傳言邱亦足矣私告冉有而不公答者以周公之典在不應訪改抑其訪問之意也為國老者孔子以此年反魯不仕以故大夫為致仕老臣

經十有二年春用田賦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公會吳于橐臯秋公會衛侯宋皇瑗

千郎宋向巢帥師伐鄭冬十有二月螽

道光二年

武英殿刊刻

左傳讀本卷五

哀公

傳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

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音適季氏季氏不音繞音放經而拜

昭公娶于吳為同姓諱之稱為孟子不書姓謂不言姬氏與弔者臣不成服但繞經而已季氏並不繞孔子亦放經而拜也適季氏謂弔于公畢往季氏家孔穎達云往至季氏哭位非也有哭位則孔子亦有位不得自行弔禮拜非弔禮蓋季氏不繞故不用

公會吳于橐臯。吳子使大去聲宰嚭請尋盟。公

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必以制

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平聲之。寡

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

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塞

也。乃不尋盟。

橐臯，今巢縣柘臯也。尋，謂尋盟。如食已寒，又重熱，故尋盟對塞盟言之。

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音姚而懼

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

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弃

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

斃，無不標平聲也。國狗之瘕吉世切，無不噬也。而

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郟。公及衛侯、宋皇

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

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

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

藩其君舍，以難去聲之。子盍見犬宰，乃請束錦

以行。語去聲及衛故。犬宰詬曰：寡君願事衛君。

道光二十一年
武英殿刊刻

左傳讀本卷元

哀公

是

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許規切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悅同乃舍捨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道光二年

武英殿刊刻

左傳讀本卷完

哀公

衛子未言長木斃仆。必標擊人物。國中狗狂。瘦必亂噬。喻有大力而無道者。當敬逆之。鄭在今如阜海上地。宋衛魯避吳竊盟。故不書于經。吳以且姚事圍衛侯軍舍而藩之。責殺且姚。又謂衛侯後至會也。凡會盟常禮事畢。則主盟者致禮遣與國。地主各致餼以相辭送。今長會者吳。地主又吳。禮不行于衛也。衛出公見困。得舍而歸。愛吳人之言。效之于衛。公孫彌牟尚幼。知出公不終從之固矣。言說吳大甚。其後出公卒死。于越。

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

火伏而後螽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火。心星也。火伏不見。謂建戌之月。日在卯次。螽蟲乃畢。火西流。則建申酉月也。是失

置閨之故。蓋失兩閨矣。杜預孔穎達以晉唐日躔言之。與左傳時法不合。今所不取。
益是災害。火星天象。不應史法。魯兩失之。

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項丘。玉暢。岳。五咸
切戈。錫。音陽。子產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及宋

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爲去聲之。城。岳。戈。錫。
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岳。

十二月。鄭罕達救岳。丙申。圍宋師。
彌作也。項邱也。玉暢也。岳也。戈也。錫也。六地名。皆爲隙地。平元族事在定十五年。

經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
道。光。一。年。武。英。殿。刊。刻。左傳讀本卷五 哀公 五

夏。許男成一作卒。公會晉侯及吳子于

黃池。楚公子申帥師伐陳。無於越入吳

十秋。公至自會。無晉魏曼多帥師侵衛。無

葬許元公。無九月。螽。無公冬十有一月

有星孛。音佩。于東方。無盜殺陳夏區夫。無

十有二月。螽。無

傳十三年春。宋向魍救其師。鄭子賸使徇。似

切曰。得桓魋者有賞。魍也。逃歸。遂取宋師于
岳。獲成。讎。音郟。音延。以六邑爲虛。

宋直鄭曲。向雖自不振。鄭亦自知其非。復子產舊約以平之。

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六月。

丙子。越子伐吳。為二隧。音遂疇無餘。謳陽自南

方。先及郊。吳犬音去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

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

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犬子曰。戰而

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音燭徒五千。

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

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

道光二年 武英殿刊刻

左傳讀本卷完

哀公

辛

犬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

敗于王。王惡音去其聞也。自到七人於幕下。秋

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

長。音上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趙鞅呼司馬寅

曰。日旰音古旦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

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

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犬

子死乎。且夷德輕。音去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

晉人。吳人將以公見。音現晉侯。子服景伯對使

去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去聲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去聲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旣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同恭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謦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支音爲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繫而水切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音成兮。余與褐之父去聲。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

道先一年
武英殿刊刻

左傳讀本卷五

哀公

五

以呼去聲曰庚癸乎。則諾。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大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

黃池。今封邱地。周單平公來會。蓋吳請之。吳子出。越乃伐吳。為二隧。開二道也。一為晴無餘。謳陽。自南方之隧。一為越子自將之隧。泓上。蓋吳南水地。姑蔑。今龍游縣。越邑也。蓋越人所旆之旗。本得之吳。彌庸之父者。越自南方者。敗。越子自為一路。大敗。吳而入吳。吳語云。范蠡舌庸。沿海沂淮。經吳歸路。越王句踐帥中軍。沂江。入吳。是時無餘一隧之敗。越以誤吳也。王惡其間者。恐其聞于諸侯也。爭長于盟。史記從傳。言長。晉定公。國語則言吳先歆。蓋會先。晉歆先。吳春秋會盟。各為次列。左傳國語。一人道先。一年。

武英殿刊刻 **左傳讀本卷五** 哀公 五

所作盟自為序。此尤明證。賴定四年傳述踐土之盟。衛蔡在宋齊之先。以是徵之。傳元等疑貳之言。可以釋矣。吳欲以魯見晉。謂以魯為屬國。時邾賦于吳。六百乘。魯言若為屬國。則當以三百乘從吳。而以六百乘從晉。戶牖今蘭陽地。十月。上辛。非祭時。又無上辛。至季辛祭。用二十一日之禮。蓋以欺吳。非事實也。申叔儀。吳大夫。公孫有山氏。魯大夫。吳乞糧于魯。隱語問答。儀言佩玉。業美自有人。已不得佩。他人飲旨酒。已與被褐。老卒從旁。邪視。渴不得飲。亟言無食。有山氏言膏粱。則無以代儲。已將登首山而呼。庚有穀食。突有水飲。以解饑渴。當諾應之。軍中隱語。知吳外疆中乾也。伐宋者。以黃池會不至。吳語云。王孫雄言。一日。惕。一日。留。設以其民封于江淮之間。以懼諸侯。始能至吳。又云。焚宋北郭焉。而過之。蓋內敗。恐諸侯邀擊歸師。故以示強。及

越平者吳弱
不能敵越。

讀本卷二十九

道光二十一年
武英殿刊刻

左傳讀本卷完

袁公

三

欽定春秋左傳讀本卷二十九

